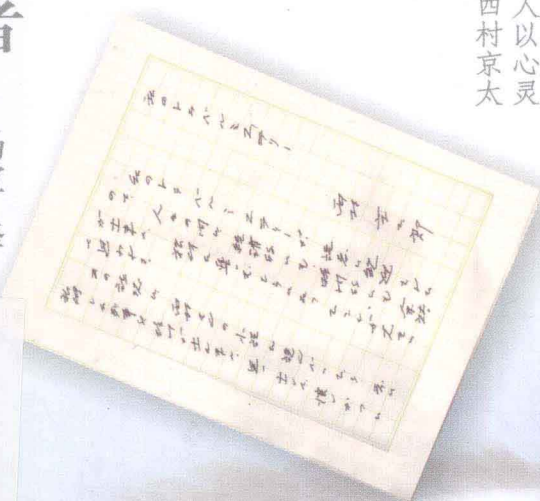


西村京太郎『旅情』系列

终点站谋杀案

西村京太郎的巅峰之作，荣获第三十四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既惊心动魄，又感人肺腑，西村京太郎的作品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创作以神秘旅行为题材的推理小说，西村京太郎在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中堪称『第一』！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杨军 译

群众出版社

西村京太郎『旅情』系列

终点站谋杀案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杨军 译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 - 2012 - 164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点站谋杀案 / (日) 西村京太郎著; 杨军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 8

(西村京太郎“旅情”系列)

ISBN 978 - 7 - 5014 - 5135 - 7

I. ①终… II. ①西…②杨 III. ①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5034 号

终点站谋杀案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杨 军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8.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135 - 7

定 价: 25.00 元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终点站——上野 / 1
- 第二章 第一名死者 / 15
- 第三章 “夕鹤七号” / 35
- 第四章 有前科者的卡片 / 47
- 第五章 第二名死者 / 58
- 第六章 津轻谣 / 92
- 第七章 桥口檀的遗书 / 106
- 第八章 东北高速公路 / 136
- 第九章 青森站的死者 / 172
- 第十章 突破口 / 203
- 第十一章 始发站——上野 / 241



第一章

终点站——上野

1

“明天我想请一天假。”龟井顾虑重重地说道。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件事太罕见了。虽然警察每年都有一次休假的机会，但是由于破案任务繁重，很少有人能够得到这种享受。特别是一贯诚恳、任劳任怨的龟井，几乎从未自己提出过休假。

他的上司十津川警部惊奇地看着龟井，想起龟井的大儿子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便问道：

“明天是学校里‘父亲的参观日’吗？”

龟井笑了：

“警部，孩子们还在放春假呢。”

这么说，今天是4月1日了。没有孩子的十津川在这种问题上总是感觉迟钝，其实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时代，马上就会清楚。不过也许是十津川上了年纪，居然没有马上想到孩子们在放春假。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傍晚的时候，我的一位高中时代的朋友要从老家来东京，我准备明天陪他一天。”

“你的老家在东北吧？”

“对，我生在仙台。家父因工作关系迁到了青森。我在青

森上的高中。”

“就是那时的朋友？”

“对。是个男的，叫森下，大学毕业以后留在母校当教师。这家伙在高中时最讨厌学习，一心想打棒球，现在居然当了教师，真够滑稽的。”

龟井说着，自己也笑了。其实这笑中也包含了笑他自己：他在高中时也根本没有想到今后会当上警察。父亲是国铁的职工，他原打算将来也进入国铁，然而却当上了警察，一下子就干了二十年。

森下来信说，将乘“初雁六号”列车到达东京。这趟车到达上野车站的时间是下午6点09分。龟井在有乐街坐上山手线电车直奔上野。

十年前因母亲去世，龟井回过一次青森，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父亲比母亲早去世两年，如今青森只有妹妹一个亲人了。每年一到年底，他就想回青森看看，见一见高中时代的朋友。然而，每年的年末都有恶性案件发生。等到案件基本上得以解决，年也就过去了。所以，即使是和森下，也是十年没见过面了。

其实，他们在高中时并非挚友。这十年间，森下既未来过信，也未来过电话。这次森下突然来了信。信上说：“我将乘4月1日的‘初雁六号’去东京。因有事相求，能否在第二天陪我一天？”可到底是什么事，信上只字未提。

电车到达东京站时，龟井看到前面有个空座位，便坐了下来。他心里反复琢磨着森下要来商谈什么事。就像刚才自己对十津川讲的那样，高中时的森下抛下学习不顾而疯狂地迷上了打棒球。他是个三垒手，同时也是个不错的重击手。不过所在



学校的校队不争气，未能打入甲子园^①。尽管如此，森下仍想去职业棒球队碰碰运气。高中毕业后，他曾秘密地参加巨人军^②的考试，结果还是落榜了。失学一年后，他考上了大学。但不知为什么，大学毕业后，他又回母校当了教师，教的是英语。也许是本性难移，他又担当起母校棒球部的监督员，严格地训练起了下一代。可是校队仍不见起色，连县里举行的大赛也未能打入前八名。森下早已结婚，和龟井一样，有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当然，他不是为家族问题特意前来东京找龟井商量的，因为龟井最不擅长处理这类问题。

难道是森下犯了什么案？可是，如果在青森犯了案的话，东京警视厅的龟井也没有权力干涉。再说，如果是犯了案，首先是要被拘留。

“真不明白！”龟井自言自语地说。

2

当龟井注意到时，电车已经到达秋叶原了。

龟井喜欢乘坐山手线电车。他是从青森的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东京上的警察学校。在警校时，每逢休假，他都要坐山手线电车出门。有时一坐就是两圈，因为电车每到一站，上来的乘客都不一样，很有意思。譬如，在新宿和涩谷，有个街道被称为“年轻人的街”。在这里上车的乘客中，年轻人要占压倒多数。那么，对有乐街怎么称呼呢？在这里上车的大多是拿薪水的职员。而到了神田，学生们会挤满车厢。当然，这些也

① “甲子园”是日本高中棒球联赛的俗称。——译者注

② “巨人军”是日本的一支职业棒球队的名称。——译者注

要根据时间而定。显然不同于上述车站的是上野站。

如果傍晚在涩谷或新宿乘车的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此时正值高峰期，电车内当然是满员，年轻的男女职员挤满了车厢。电车驶到高田马场、池袋后，总是下去一大批人，随即又上来一大批人。不过，随着电车接近上野，情况就开始变化了。当电车在西日暮里、日暮里、莺谷等车站停车时，虽然也有些上车的乘客，也是前面的那些人，但上车的乘客越来越少，车厢会逐渐变得空空荡荡的。

驶往东京站方向的山手线电车的情况也是如此。电车到了秋叶原、御徒街，车厢就会逐渐变空。山手线本是没有终点站的循环线，可是每趟车都是接近上野站时乘客就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上车的乘客，就好像上野站是终点站。

还有一点很有趣：随着电车接近上野站，乘客的模样也在变化。在新宿一带和东京站倒车的乘客多半是职员和学生，尤其是在早晚的高峰时间。但电车一接近上野站，乘客的阶层便会突然变化，即使是在高峰时间也很少见到有男女职员。乘车人中还有些穿着竹皮木屐、瞪大眼睛看着报纸上赛马或赛车预告的男人，这在东京站附近是绝对看不见的。此外还有一些拎着大包小包上车的旅行者。很明显，他们是准备由上野站去东北或信州的。这些人和由东京站向西去的旅行者从外表上看就不一样。

由东京站出发的旅行者一般是要乘坐新干线的。他们之中大多是忙忙碌碌的职员或商人。即使是其他旅行者，看上去也很潇洒。然而，由上野站出发的旅行者们与前者相比，看上去就有些土气了。不知为什么，就连年轻女性穿的很流行的西服也显得不那么合体。中年男人们在这一点上显得更为突出，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来东京打工的。这些人就像衣锦还乡似



的，穿着崭新的西服。他们的皮鞋擦得锃亮，亮到可笑的程度，显得与那身西服十分不匹配。

今天，龟井就是同这样的乘客一起在上野站下了车。也许是心情的缘故，这里与东京站或新宿站相比，好像连气味都很特别。

上野火车站如同一座乡间车站，带有古香古色的味道。这也许是为了迎接东北新干线的开通。尽管如此，与同样的终点站——东京站相比，这里的天花板低矮，而且显得十分阴暗。

只要走进检票口，就进入了上野站特有的“铁伞下的广场”。这个有着大圆屋顶的地方，是龟井最喜欢的地方。乘客就是在这个大圆屋顶下消磨时光，等待着开往北海道、东北或是信州方向去的列车。他们排着队，有的是和朋友或同事聚在一起，也有的是独自一人。

在另一个终点站——东京站里，可不存在带有这种气氛的场所。尽管东京站有八重洲方向入口、丸内方向入口等许多入口，也有消磨时间的人们，但这些人的表情与在上野站的大圆屋顶下等车的人的表情截然不同。他们总是沉不住气，慌慌张张地通过检票口，然后跑上站台。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那些乘坐新干线的人，就连那些乘坐夜行列车的乘客中也有人如同赶乘通勤电车一样，急急忙忙地通过检票口，跑上台阶，追赶已经响了发车铃的列车。

可能是由于使用上野站和使用东京站的人有所不同，两个车站的结构上也有一两处不尽相同。在东京站，不管你是乘坐近郊列车还是乘坐长途列车，都是通过同一个检票口上车，而且从检票口前根本见不到自己所应乘坐的列车。也就是说，它不像是个终点站。而上野站则不一样，中央检票口在巨大的圆屋顶的正面，对面的站台上车辆辆长途列车整装待发。只要你

站在检票口旁，就可以看到自己要乘坐的列车。

龟井想，和电影《终点站》中的罗马站最相似的恐怕要算上野站了。

3

离森下乘坐的“初雁六号”列车到达的时间还有近三十分

分钟。

龟井看着挂在大圆屋顶中央的巨大时刻表，随手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二十七年前，他从青森的高中毕业之后，来到了东京。当时都是蒸汽机车。因为没有快车，只好坐慢车，从青森站到上野站要咣当二十多个小时。如今蒸汽机车已经消失，最近东北新干线又开业了，可是上野站特有的气氛却似乎一点儿没变。

二十七年前，在大圆屋顶下的站内一端有个阴暗的厕所。厕所前有一个擦皮鞋处，如今依然存在。

上野与浅草差不多，按理说应该更像东京。可是一进入上野站就会觉得有一种东北的气息，也许是每天从北方来的列车和乘客带来了东北的气息。二十七年前，龟井也是带来东北气息的人之一。

挂在站内的广告牌上也是“北之誉”等东北或北陆的地方酒或米制品的广告，确实有上野站的气氛。

龟井在站前的茶餐厅里消磨了一段时间之后，快步走向站内。

“初雁六号”列车晚点两分钟，6点11分才到达上野站。满脸倦容的乘客们从检票口蜂拥而出。一队老人在手持“和灵会”小旗的指挥者的引导下走下了列车。他们的手中拿着



佛珠，看样子是要去下北的恐山。就在这群人后面，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

“喂！”

龟井向森下招着手，走上前去。当年森下的身体像运动员的身体，肌肉发达，属于健壮型体格。如今他已人到中年，过早地谢了顶，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只有眼睛和嘴边还留有昔日的痕迹。

森下穿着稍稍发旧的西服，规规矩矩地拿出一瓶青森产的地方酒，递给龟井：

“谢谢！这是一点儿土产，实在拿不出手。”

“这么重的礼，这可不好！”

“东京什么东西都有，我实在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合适。你是会喝酒的吧？”

“啊，是喜欢喝点儿。”

龟井笑了。他抬眼看了看车站上的大钟说道：

“你预订住处了吗？如果没有预订，就到我家去吧。”

“已经预订旅馆了。不过，现在肚子倒是真饿了。怎么样，一起去吃晚饭吧？”

“好吧。”

龟井马上应允。正巧他也饿了，另外想在吃饭时向森下打听一下他想求自己办什么事。

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职员，又都成了家，虽说是多年不见，但也无心问津豪华的晚餐。于是两个人决定就在上野站附近吃素烧。

两个人对酌着，不断地用筷子夹着锅里的素鸡。话从回忆往事开始，越谈越兴奋，可是森下迟迟不说来这里的目的。

龟井只好扭转了话题。他谨慎地问森下：

“你信上说的究竟是什么事？”

森下用一只手摸着自己酒后稍稍发红的面颊，反问道：

“当警察忙吗？”

“幸好最近没有恶性案件，至少明天一天能陪你。”

“特意为我请假，真不好意思！”

“没什么，你就说吧。”

“自从我回母校教英语以来，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

“嗯。”

“我任班主任之后，送往社会的学生有将近二百人。准确地说，是一百九十六人。其中十分之七的人进了大学，也有些人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加了工作。”

“你是采用斯巴达式的教育！”

龟井回想起高中时代的森下。他在高中三年级时曾担任棒球队队长，当时他就是采用大运动量的方法训练低年级学生。

森下笑着说道：

“刚当老师的时候如此，可到了中年就变成温厚仁慈的森下老师了。”

“你要说的是关于你教过的学生的事吗？”

“是的。”

“他们在东京给警察添麻烦了？”

“也许是。”

“也许？”

“我想调查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一百九十六个人现在都在干什么，这是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我想，如果认为学生毕业了，老师就没有任何责任了，那就没有当老师的资格。在那些人中，有的女孩子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有的男孩子在东京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商社的职员，去了美国。”



“你知道这些人的下落吗？”

“有三个人一直音信全无。今年我又查出其中两个人的下落，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森下说着，从西服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摆在龟井的面前。

照片上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子，长相与其说是美丽，不如说是给人一种聪明的感觉。

“她叫松木纪子。”

森下用手指在桌上写下了她的名字。

“今年她应当是二十二岁，是位聪明而又诚实的姑娘。她原打算考东京的大学，可在上高三时，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为此她一离开学校就到东京的某公司上班了。”

“这张照片是就职以后照的吗？”

“毕业后的第二年正月，是她回青森时照的。”

“当时你见到她了？”

“见到了。当时她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说是来年准备去上N大的夜校。可是她再次来东京之后，便杳无音信了，就连家里的姐姐、弟弟以及母亲，她都没有联系。”

“你向她工作的公司打听过了吗？”

“我打听到，她原来在新桥的超市当会计，不过在三年前的二月末辞职了，也就是她回乡那年的二月。辞职的理由是母亲病了，无论如何都要见她。”

“你是想利用放春假的机会寻找她？”

“我在这里只能待一周的时间。我想，一旦找到她，就把她带回青森。”

“那要我做什么呢？跟你一起去找她，仅用明天一天的时间不够呀！”

“我想，她的突然消失可能是因为犯了什么案，要不就是被卷入了某个案件之中。她是个倔强的姑娘，恐怕犯了案也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所以家里才不知道的。”

“明白了。我调查一下吧。这张照片借给我行吗？”

“好的，我另外带了一张。”

“名字叫松木纪子，对吧？”龟井向森下确认了一下，然后用钢笔在照片背面写下了这个名字。

“那么，你再给我详细地讲讲她的情况。”

“能帮我吗？”

“按理说，这位姑娘也是我的后辈啊！”龟井说道。

4

宫本进入上野站，首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抬眼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大钟。手表快了大约五分钟。他拉出表的把杆，把表对准9点10分。离发往青森的特快卧铺列车“夕鹤七号”的开车时间还有四十三分钟。

宫本向来如此，总是比约定的时间提前赶到，今天又是提前了近一个小时。他从童年起就是这样，如今都二十四岁了，这种习惯仍旧未变，因为他考虑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认为小心为妙。小时候，他对自己的这种性格既讨厌又没办法。和同年级的学生吵架时，即使自己在臂力或其他方面强于对方，也还是要败在对方的气势之下。一旦独自一人干什么事，准发蒙。既怕登高又怕黑暗，这个性格至今也改不过来。不过，他二十岁以后开始认为：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所谓人们的长处与短处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

所谓谨慎，肯定是短处，但同时也是长处。胆小的人必然



十分谨慎，会考虑到局势的发展，所以不会去胡作非为。他会发奋努力，一心一意地攒钱。他自己一边工作一边上夜大，是出于谨慎；为了给将来打下基础而努力学习，准备参加司法考试，也是谨小慎微的缘故。这样看来，胆小未必是坏事。

有意思的是，宫本虽然事事小心，却时常出人意料地干些错事。或许这也是谨小慎微的结果：因为胆小，他往往对一些琐碎的事过于用心，而将一些重大的事忘了。

宫本叼上一支烟，点上火，考虑着自己是否忘记了什么事。

遵从七年前的约定，他给大家发了信，信中注明将乘今晚的“夕鹤七号”列车到青森。发给六个人的信，每一封他都在字面上下了功夫，一边写一边琢磨着自己是否有写文章才能。

六封信是同时发出的，而且每个信封里都装进了今晚“夕鹤七号”列车的A级卧铺车票。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能否都来参加旅行。

因为常盘线的特快卧铺列车“夕鹤七号”大部分车厢是三层铺的B级卧铺车厢，只挂有一节双层铺的A级卧铺车厢，所以在当天根本弄不到A级卧铺车票。因此，他等不及大家的回信，便强行将车票和信一起寄了出去。

有三个人寄来了明信片，说是很高兴参加旅行。另外三个人至今也没有来信说参加还是不参加。宫本心想，这事不能强求。虽然乘坐今晚9点13分发出的列车不会影响上班，但毕竟是两夜三天的旅行啊！今天是4月1日，星期日。由青森坐夜行列车出发，4月4日（星期一）上午便可以返回东京。按这个时间安排，只需星期六和星期日上午请假就行了。不过，大家都是二十四岁的人了，都有工作，谁知道是否都能轻易地

请下假来旅行呢？

宫本一边琢磨六个人中谁能来，一边抬眼望着面向中央检票口的一排排站台。有的站台空着，等待着列车的到来；有的站台上已经停靠了即将出发的夜行列车，红色的尾灯闪烁着光芒。

望着夜行列车暗淡的蓝色车体和红色的尾灯，宫本的心中涌出一股莫名的伤感。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自己在七年前高中毕业后去东京时的情景。

那一天也是4月1日。他是作为就职的集体中的一员从青森去东京的。当时的上野站对宫本来说就是终点站，至少他是将这里当作人生的终点站而准备努力工作的。

列车进入了上野站。年仅十八岁的宫本从列车上来到夜景之中的站台上，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但是，他似乎又觉得未来与自己所想象的完全相反，因此心中感到阵阵不安——这种心情至今令他记忆犹新。

以前他也来过东京，都是在高中二年级时修学旅行^①来的。他住在了东京，参观了皇宫、东京电视塔以及新宿西口的超高层大楼。当时虽说是到了东京，却没有到达终点站的感觉，有的只是“到过东京”及“东京确实值得一看”的喜悦心情。

可是一旦作为集体就职的成员来到东京，上野站就成了终点站。在宫本看来，上野就是东京的象征，他是抱着在东京干一番事业的决心而来，不成功就不回青森，至少是没脸再回故

① 所谓“修学旅行”，是外出旅游学习，相当于游学、考察。这项制度源于欧洲。日本是亚洲最早推行修学旅行制度的国家，大概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的。——译者注



乡。一旦再回青森，就是在东京获得成功而衣锦还乡；或是在东京败北，落魄而归。只能有这两种情况。

从那以后，宫本一边在上野广小路的西餐馆里工作，一边上夜大。经过六年的努力，他终于从N大的法律系毕业了。N大的一位前辈在四谷开了一家法律事务所，他又转到这里工作，边工作边准备参加司法考试。

在这七年里，宫本尽力回避有关故乡青森的事。特别是当工作不顺利或被东京这个魔怪痛击之时，他就连上野站也不敢靠近了，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懦弱，以及上野站所特有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压抑气氛。

东京站也好，新宿站也好，都是终点站。东京站有列车开往大阪或者九州，新宿站则有开往信州去的列车。但是，东京站里没有大阪和九州的风味，新宿站里也没有信州的气息。两个终点站里仅有的是东京的气味，就像它们已被东京这个大城市所吞噬，变成了它的一个细胞似的。

宫本觉得上野站与这两个站完全不同，上野站里奇妙地混合着东京和东北的味道。不，准确地说，并不是融合在一起，而是两种气息并存。正因为如此，生在青森、长在青森的宫本才对去上野站犹豫不决。他害怕上野站特有的东北气息会助长自己的懦弱，使自己夹着尾巴撤回青森。

从N大顺利毕业之后，宫本曾一度放心地来到上野站，想见一见集体来东京就职的朋友们。

集体就职的人中，极少有长期固定在一个工厂里的。最近，大学毕业之后以集体就职的形式大举奔向东京等大城市的人越来越少。因此，恐怕宫本他们可以算是集体就职的最后一批人了。

这批人几乎都发迹于当初就职的工厂，而且相互间断了